

21 世纪儿童诗创作整体观察与分析*

湛娇娇¹, 谭旭东²

(1.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2.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21 世纪后, 学界关于儿童诗创作的研究取得了更丰富的成果。展开对 21 世纪儿童诗创作的系统性检视与探讨, 具有拓宽儿童诗研究视野, 为目前儿童诗创作提供可资借鉴与反思的积极效用。对 21 世纪儿童诗创作现状的整体考察, 需要将儿童诗的宏观发展脉络与微观层面的儿童诗文本阐释相结合, 运用文献研究、文本细读与比较研究法, 综合儿童文学、儿童心理学、美学等多学科知识, 才能充分把握 21 世纪以来儿童诗写作状貌。整体而言, 21 世纪儿童诗题材内容的现实主义色彩较之以往更为浓郁, 与当下时代儿童的精神生态紧密贴合。诗作透过日常化生活场景的审美提炼实现童心经验的智慧诠释, 化用西方诗艺与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美学, 并呈现出文体形式深度互渗的现象。21 世纪以来三代同台的儿童诗诗人的创作各具特色: 老一辈诗人倾向蕴含宏大气质的意象, 凸出诗语形态的格律化之美; 中青年诗人注重择取个性化色彩鲜明的意象入诗, 诗歌语言外在在节奏同内在情绪节奏相协; 更为年轻的诗人则善于调配流露现代气息的意象, 追求口语写作。与此同时, 囿于惯性的模式化写作与视域的偏狭化倾向构成儿童诗发展的艺术瓶颈。21 世纪的儿童诗应构架成人与儿童的精神对话、汇通本土与世界文化资源并正向结合网络传媒渠道, 从而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 儿童诗; 童心世界; 艺术探索; 精神对话; 本土性; 世界性

[中图分类号] I207.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2023)02-0124-09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23.02.013

儿童诗是切合儿童天性与审美心理, 表现儿童生活并抒发儿童情感的一种独特的诗歌样式。关于儿童诗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新时期, 如陈伯吹发表的《儿童诗与形象思维》、柯岩发表的《漫谈儿童诗》与圣野的著作《诗的美学自由谈》皆对儿童诗创作规律与艺术特征进行了理论探讨。进入 21 世纪后, 学界关于儿童诗创作的研究取得了更丰富的成果。其中, 一些是针对儿童诗诗人及其诗作的分析研究, 如周永芬的《童年生命的诗性书写——论王立春的儿童诗》、姚洪伟的《表达母爱与追求本真——论傅天琳的儿童诗创作》; 还有一些研究侧重于儿童诗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状况, 例如刘芸的《当代中国儿童诗发展研究》、杜传坤的《荆棘路上的光荣——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曾庆江、张永健的《新时期儿童诗简论》。此外, 还有部分硕博论文着重探讨儿童诗的审美特征、艺术风格等领域, 例如钱万成的《中国当代儿童诗歌的审美流变》系统分析归纳不同时代的儿童诗歌的审美取向与审美风格的变化; 范秋菊的《论儿童诗意象的艺术呈现》以儿童诗的意象为切入点, 从意象的选择特征、常见类型、外在呈现与内在呈现四大方面来展开对儿童诗艺术特色的探讨; 罗玉亭的《论新世纪以来儿童写作的诗歌的艺术特质》将 21 世纪以来儿童写的诗作为研究对象, 细致阐述孩子们的诗的独特艺术表现与价值。综上所述, 目前儿童诗创作研究已取得不俗的成绩, 但研究的视域仍不够开阔。大多数研究内容未覆盖至 21 世纪的儿童诗创作, 仅有少数研究零星涉及, 而专门针对 21 世纪儿童诗创作现状的整体考察还未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进入 21 世纪以来, 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呈迅猛发展的繁荣态势, 儿童诗创作在多元化时代语境中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同时也潜隐着不容忽视的创作问题, 有值得进一步探讨

* **[作者简介]** 湛娇娇, 女, 安徽芜湖人, 安徽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研究。

[通信作者] 谭旭东, 男, 湖南安仁人, 安徽大学讲席教授, 上海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新世纪中国文学视域下儿童文学的新变”(21&ZD257)。

的内在空间。本文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梳理和分析21世纪以来儿童诗诗人创作呈现的整体艺术面貌,比较三代诗人在意象与语言呈现上的不同特质,并指出目前儿童诗写作存在的弊端,以进一步展望儿童诗未来的发展前景,为目前的儿童诗创作研究提供新视角。

从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的二十余年间,儿童诗创作的前进道路经历了两次鲜明的艺术转变过程,即20世纪80年代与20世纪90年代两个时段。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开始受到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影响的年代,形成了较为安稳开放的社会环境。诗人们纷纷突破旧有思维模式,不再以传达空洞概念化的政治意识、彰显宏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为创作的价值取向,取而代之的是对儿童日常生活与心灵世界的切近。告别20世纪80年代的激情探索,行至90年代的儿童诗创作经历社会经济文化转型,不少诗人仍执着于自身的艺术追求与个性表达,贡献出一些富于人文内涵与美学品质的佳作,为儿童诗创作带来不竭的活力。正如蒋风所总结,新时期的儿童诗总体态势呈现出了“由过去的单一的‘教育性’到艺术审美的飞跃”^①。经过两次发展转变期后,儿童诗逐步冲破了教育工具论的枷锁,展现出更为多样的美学追求,逐渐回归到肯定文学性与儿童性的创作正轨上来。然而,新时期儿童诗也面临了值得关切的艺术问题。与呈迅猛发展态势的儿童小说、童话等体裁相比,当时的儿童诗创作整体的艺术走向又逐渐陷入了相对沉寂与冷清的境地,流露出“立意、构思及表现手法过平,难以引起小读者的兴趣”^②等一些亟待解决的弊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面向的是充分市场化、信息化的多元时代语境。儿童诗作为儿童文学涵纳的一种重要文体样式,在21世纪儿童文学艺术发展迈入新进程之际,扎根社会土壤,紧扣时代脉搏,实践着多样化的自我演进路线。在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中,由三代同台的儿童诗诗人带领的儿童诗创作队伍自觉地“秉有童心主义与世界主义旨向”^③展开创作,将童心世界作为基本观照对象,汇成一股实践童心主义的浩荡潮流。随着创作探索与实践此起彼伏地上演,儿童诗迎来了多元纷呈的崭新发展气象。

一、21世纪儿童诗创作整体概貌

随着21世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与市场经济的加速运转,促成了更为宽松自由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在此背景之下,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新诗生态“无论是在观念、语言,还是形式、美学等方面,都有着令人欣喜的进步和拓展”^④。随着信息科技高速跃进、市场经济的加速拓深、消费文化氛围与多元价值观全面渗透,童年与社会、成人、电子媒体等文化生态呈现更为复杂紧密的交互现象。21世纪的儿童观内涵表现为持存并践行童心、助力儿童精神生命成长,并促使成人在“发展儿童的过程中,将自身融入其间,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⑤,彰显出更为深厚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关怀。当下的儿童诗诗人怀有的是更为鲜明的读者意识,他们以求变求新的先锋姿态不断摸索着儿童诗创作能够适应社会变迁与时代发展的生长点。从整体上观察,21世纪儿童诗创作普遍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一) 题材旨向的拓展与赋新

在中国儿童文学历经沧桑的百年发展道路中,“直面少年儿童的现实生存状态,紧贴中国土地”^⑥是重要的创作传统。来到21世纪后,为适应当下不断丰富与深化的童年文化现实,儿童诗的题材内涵同样与时俱进,持有了更为鲜明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不少儿童诗诗人们立足更为宏阔的创作格局,在取材上与时代情境密切呼应,并更为贴近当下儿童所面对的新的生活现实与不断更新的复杂生命经验。

21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大潮兴盛,城市化成为不容忽视的普遍社会现象,当下城市儿童与乡村儿童生存的新问题也成为儿童诗诗人关注的焦点之一。邱易东的《城市孩子的幸福与孤独》便将目光投向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儿童:“城市孩子在幸福的鸟笼里/飞翔着他的孤独。”诗人睿智地将现代文明产生的“幸福”与“孤独”境况反复地并置对比叙写,体现失去自由天地的儿童的心灵挣扎,在强烈的冲突效果

① 蒋风. 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 [M].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7: 366.

② 曾庆江, 张永健. 新时期儿童诗简论 [J]. 淮海工学院学报, 2007, (2): 43-46.

③ 谭旭东. 童心艺术的生长与收获: 当代儿童诗发展考察 [J]. 江淮论坛, 2021, (2): 172-178.

④ 王士强. 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 21世纪诗歌勘察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83.

⑤ 朱自强. 儿童文学论 [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5: 37.

⑥ 王泉根.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 [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 253.

中传达对失落的童年生态、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切忧虑。以当代农村为背景,大量涉及留守儿童群体等特殊社会现象的儿童诗也是21世纪儿童诗一大收获,儿童诗诗人们深入洞察了数量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心理状态。比如钟代华的《留守孩子》中,描写与在外打工的父母两地分隔的孩子只能“独自在屋檐下/呆呆凝望黄昏的云霞/深夜醒来/静听一阵山风星语”,将大量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世界充斥的孤寂与渴望跃然纸上。刘泽安的《孤独的少年与村庄》立足乡土生活经验,塑造出一位呼唤阳光、风雨、父母的少年,最后少年“飞出窗棂/抓住孤独甩进梦里”,扎根宽厚土地的少年形象折射出童年生命自我成长过程显示出的坚韧意志力,传递出乡村留守儿童能够穿透现实苦难的精神魄力。儿童命运的问题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息息相关,21世纪儿童诗深切关注儿童成长过程中面临的源于外部世界造成的种种烦恼。由学业压力、父母教育、家庭环境等现实因素组成的童年生存阴霾大量涌入儿童诗题材的表现范畴,如钟代华的《忧伤的小花》、林乃聪的《雨伞》等诗作以真实细腻的情感抒发,将儿童不满僵化的约束、向往自由与爱的情感诉求淋漓地呈现出来,传达诗人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对失落的童年的深切关怀。

与此同时,儿童诗诗人们不囿于书写童年生活体验的寻常题材,而是由儿童身处的家庭、校园、自然周边环境向着社会、历史、文化等阔大的空间版图持续扩伸。诗歌的书写维度穿透了历史与现实的隔膜,联结起儿童个体生命与时代的整体气象。例如商泽军的诗集《飞翔的中国》紧密关切新中国的民族记忆、时代精神与未来畅想,是21世纪儿童富有浓郁社会参与感的生动体现。刘泽安的创作紧密连接时代现实,他的儿童诗《蔚蓝色的中国梦》以少年对中国梦的美好畅想为契机,凸出时代特征浓厚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这同样也是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世界文学所共同关切的重要话题。谭旭东以汶川地震事件为创作背景,抒写下以抗震救灾现实事件为题材的诗集《生命的歌哭》。诗集凝注在对儿童自我成长的精神力量的积极刻画与导引上,如《黑暗中的两只小手》:“两个小小的生命/以树一样安静的姿势/传递独特而内在的坚韧”,诗歌用浸润韧性的童心与诗思浇灌着深沉而悲悯的人文情怀,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另外,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儿童诗诗人们亦高扬现实关怀意识,写下诸多以抗疫为题材的儿童诗,收录在《春天不会迟到》《我们去童话里吧》等代表性诗集中。这些童诗真挚讴歌抗疫工作者的无私奉献,积极引导儿童直面严峻的疫情挑战,充盈慰藉心灵、振奋精神的情感力量。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曾说过:“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①表明儿童命运的问题与整个人类社会文明的样态息息相关。21世纪儿童诗诗人们以更为深入的洞察力与思考力探入社会现实内部,打开了童年生活的丰富度。诸多题材内容因凸显出对当代社会文化与文明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承载着更为深沉的思想价值与社会意义。

(二) 日常化写作策略成为主流

文学与时代紧密联结,21世纪乃是网络电子媒介迅速广泛蔓延的新媒体信息时代,身处此社会文化语境中的儿童的眼界得以不断开阔。而与此同时“商品化趋势的强力渗透,使我们社会的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界限日益模糊甚至消失,‘诗意存在’的空间被大幅度缩减自己的地盘。”^②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此般消费社会背景下提出“日常生活审美化”,诗意栖居的审美理念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视。21世纪的诗人“在表达策略上注重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③,其中儿童诗与新诗的日常审美化走势相贴合,产生出内涵丰富的日常审美经验。

区别于成人思维的理性与固化,儿童拥有直观感性的原始意识。21世纪儿童诗便运用儿童敏锐的心灵感知,发现并建构丰富景物的日常之美。儿童诗从日常经验进入诗性经验而获得对童年精神的诗意发现,从而能构筑起阔大的艺术空间。高洪波笔下,《星期天是什么天》透过小狗“大咖”的拟人化视角思

① 波兹曼. 童年的消逝 [M]. 吴燕荻,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

② 汤锐. 21世纪儿童文学走向的思考 [A]. 王泉根. 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 [M]. 石家庄: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4: 123.

③ 罗振亚. “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 21世纪诗歌观察 [J]. 天津社会科学, 2011, (1): 90-95.

考了星期天的概念:“星期天是什么天/白云白,蓝天蓝/喜鹊叫,风儿甜”,在浸染儿童纯然心性的人格化动物视角下,普通的星期天呈现别样情趣,一种开朗率真的生活态度浑然流淌于趣味性的话语间。谭旭东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儿童所具有的独特审美视点,在《调皮的阳光》中,阳光照射位置的变动成为孩童顽皮活泼天性的投影:“一会儿趴在我的背上/一会儿趴在我的书上/你别在我身边晃荡/要不然我就拉上窗帘/让你在外面受受凉”,童心与大自然亲密贴近与交流,儿童的日常活动与趣味性想象的自由碰撞孕生丰盈诗味,“阳光”这一平常意象因在童真的观察视点下焕生别样的意蕴,激活了儿童的审美愉悦。李姗姗的《一朵会走路的花》充分调动视觉与嗅觉,展现穿上新裙子的女孩的心灵世界,女孩将自己视作盛开的甜蜜的花朵:“我的头是花蕊,/我的头发散发着花香,/我的微笑是甜甜的花蜜。”诗人充分发挥处理日常生活的艺术能力,将儿童换上新衣服这件日常小事以儿童自述的口吻巧妙入诗,体现纯真且丰富的童年审美感受。

儿童诗诗人以童真之心打量的常态化的生活,展露出儿童对世间万物自在真切的生命体验。以儿童的形象思维模式描摹生活情态并不会导致艺术内涵的缺失,相反地,透过童心之光对日常生活平常事所进行的创造性艺术转化,照亮了生活中动人心弦的细节,令读者获取审美精神的愉悦与提升。

(三) 艺术形态的多维探索

以往的不少儿童诗创作缺乏多样化的艺术表达,由于艺术个性的不足而易落入俗套。倚靠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21世纪的多数儿童诗诗人没有因市场化、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环境而一味降低或取消写作难度,而是坚持在多维操练之下对文本艺术面的不断突进,愈加精湛圆熟地展现诗歌艺术的表现技法。诗人们纷纷从西方现代诗歌与本土诗歌意境美学中汲得丰富多样的艺术技法,不断提升着儿童诗作为文学作品理应具备的艺术品质。与此同时,儿童诗诗人更是纷纷通过广泛借鉴其他艺术形式,构成审美形态的多样化样貌,朝着儿童诗本体层面之上的更高的技艺境界迈进。

首先,表现为对西方诗歌艺术的活跃借鉴与对古典诗歌意境美学的自觉承继。21世纪更为包容开放的信息文化环境为诗人接触西方诗歌、学习西方诗艺敞开更为便捷的渠道,进而有助于诗人知识结构的完善以及艺术水准的抬升。儿童诗诗人们怀以宽广的襟怀、阔远的眼界,在面向世界的宽阔视野下进行颇具意义的艺术尝试,令儿童诗作为诗歌的现代性程度不断向前推进。以钟代华的《迎面而来》为例,作者采用借鉴儿童原始诗性思维以突破常规语法结构搭配的表现形式:“嫩绿的心事纷纷绽开”,其中用色彩形容词“嫩绿”形容抽象的心事,少年迎面而来时的心理感受“恰如朵朵清波”“一阵奏鸣的琴弦”,钟代华运用法国家象征派诗歌常见的通感修辞手法,凸显语言的形象感。这种艺术处理方式使得丰富的视觉与听觉感官体验相互沟通,达成与少年内心朦胧情愫的叠合与交融。诗人们熟练运用陌生化的语言处理艺术,创造性地打破了日常标准的语言习惯,“把一切新的、童稚的、生机盎然的前景灌输给我们”^①。在带来焕然一新的审美感受的同时,能营造诗情隽永的深层意蕴空间,极大丰富诗歌的表现内涵。意境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所建构的是“作家的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相互交融”^②的审美空间。在21世纪儿童诗创作中,中华民族传统的古典诗歌美学获得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比如谭旭东的《风儿不说话》:“风儿不说话/他把话筒交给小鸟/让小鸟在树上喳喳……风儿不说话/他悄悄地和小草点头/他安静欣赏着原野的花”,诗中所描述的“风儿”“小鸟”“小草”“原野的花”等外界意象建构出的自然之景同抒情主人公“他”的心灵情致彼此间互相交流、融洽妙合,层层深入的意蕴酿造出一种主客交融、虚实相生、明净唯美的动人诗境。恰如圣野所言:“有意境的诗歌,才能传神。”^③

其次,文体的交互渗透日臻丰富是一大亮点。儿童诗创作立足于诗歌文体的内在诗性质地的同时,更为自觉频繁地吸收童话、散文等其他文体艺术的审美因素,推动儿童诗文体在不断发展中形成愈加成熟的样态。如高洪波的寓言诗《花猫学游泳》融注童话与寓言的表现手法,展示幻想世界中的花猫、青

① 什克罗夫斯基. 散文理论 [M]. 刘宗次,译.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22.

②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概论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30.

③ 圣野. 诗的美学自由谈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24.

蛙与白鸭的拟人化互动。叙事性故事情节与童话般奇幻意境共同参与了文本经营,又不乏诗歌语言的凝练与音韵节奏的美感。“哪个小朋友来回答:花猫当没当上游泳家?”诗句结尾抛出富有启迪意蕴的问题,在诙谐浓烈的童趣氛围中做到教育意义的自然传达。钟代华的儿童诗是抒情诗散文化的代表,如《小小精品屋》《迎面而来》《画山的孩子》等。《画山的孩子》写道:“画山的孩子/兴奋而又有点遗憾/满山遍野都是春天/怎么画也画不完这座大山”,不受限于诗歌韵律化传统的束缚,诗人自如运用了长短句式错落有致的诗行、晓畅舒放的散文笔法,将诗歌特有的抒情精神气质同散文蕴含的灵动情韵巧妙交织,渲染出生动鲜活的节奏气息,与城市孩童向往广阔自然天地的情感相贴合,酿就丰沛的艺术感染力。

二、21世纪儿童诗诗人群体创作比较

综观21世纪二十余年间儿童诗创作版图,诸如金波、任溶溶、佟希仁、圣野、樊发稼等这些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诗坛的诗人,他们在21世纪伊始仍旧贡献出了一些高品质的诗作,譬如圣野的组诗《孩子的世界》、樊发稼的《四季小诗》等。21世纪儿童诗创作队伍主体则集中在新时期以后的诗人群落中,由此构成了三代诗人创作方阵。第一代为20世纪80年代步入诗坛的老一代诗人,主要代表性人物有高洪波、王宜振、邱易东、钱万成、徐鲁、商泽军等。他们拥有丰富的生活积累与成熟的创作经验,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为儿童诗的革新拓展发挥出建设性作用。第二代是在20世纪90年代成长起来的诗人群体,创作兴于90年代与21世纪之交,影响较大的有钟代华、刘泽安、王立春、谭旭东、安武林等中青年诗人。这群诗人经历过了改革开放的浩荡历史潮流,深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传媒扩张的影响,已成为21世纪儿童诗创作的主力军。第三代是21世纪以后在儿童诗诗苑崭露头角的年轻诗人,代表人物有聪善、张晓楠、林乃聪、李姗姗等。他们的创作处于较快的成长阶段,这群后起之秀的加盟为儿童诗创作汇入一股鲜活与蓬勃的能量。这三代诗人身上具备葆有并呵护童心、关爱儿童生命成长的共性。与此同时,各代诗人又纷纷活跃创作思维、拓展诗艺新思路,在意象经营与语言策略方面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美学取向。

(一) 意象经营的差异

当审美主体融入生活的世界,基于审美探索与经验,诗人们不断激活情感妙趣同万物生命进行本真化的审美关照与交流互动。“世界万物由于人的意识而被照亮、被唤醒,从而构成一个充满意蕴的意象世界(美的世界)”^①因而在意向性行为关系中产生的儿童诗意象由儿童熟知的物象、事象所提炼与熔铸,是一种充盈儿童生命情趣的艺术要素。从意象角度切入21世纪三代儿童诗诗人的儿童诗所创设的意象世界,可观览儿童诗的诗美世界呈现一片繁复广博的意象群落。从意象的选择与塑造上看,21世纪各代诗人的儿童诗作各具特色。

21世纪以来,老一代儿童诗诗人有意立足于人类、世界的观照点,或选取虚构的幻想型意象、或采用渗透强烈时代感的常态意象。这些意象超越时空的意义维度,生成了开阔、高远的价值视野。这些意象穿透历史与未来,其内涵里积聚着少年儿童纯真灵动、激情昂扬的生命思绪,富有浑厚、宏阔的质地。如邱易东的诗歌除了“城市”“远山”,更有“夸父”“飞碟”等宏大意象,在他的诗作《神农的脚印》中,以神农尝百草的古代神话故事为素材,牵引出“巨大的古树”“通体透红的大鸟”“九穗的禾苗”等超现实色彩的远古神话意象极具视觉冲击力,迸发出强劲而壮美的生命气象,升华少年儿童的审美意识。商泽军的《孵梦的巢》写出由钢铁构成的主体意象“鸟巢”搭起了“一个彩色的梦境”和“一个千百年的愿望”,鸟巢意象被诗人赋予了和平、团结、智慧与梦想的象征意味,映射出充满激情与希望的伟大民族梦想。诗人借鸟巢意象穿透时空维度而打通了古今、人类、世界之间的区隔,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被联结为一个生命共同体。通过择取并塑造富有宏大特质的意象,第一代儿童诗诗人弘扬了时代主旋律,彰显出对塑造未来一代民族品格的深沉热望。

中青年儿童诗诗人较善于筛选具有个性化特色的自然意象、抽象意象入诗,并频繁地运用意象变形等现代诗技巧将之化凡为奇,以多样化的意象组合释放灵动瑰丽的童心想象,建造独到曼妙的诗性审美

^① 叶朗. 美学原理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73.

意象,达到别开生面的抒情效果。如王立春的《春雨乳牙》以中心意象“春雨”作为诗歌思想情感的主要载体,运用儿童普遍具备的发散式、人格化的思维模式,“刚长出乳牙”的春雨便俨然成为一个贪吃好玩的稚嫩孩童。围绕“春雨”这一中心意象的运动轨迹徐徐拓延开来的画面映入眼帘,串联起“青枝条”“花骨朵”“青草”等一系列意象的伸展。在视觉与听觉联动中,意象的流动美感浸润着清丽纯净、春意盎然的美妙情韵。《梦的门》一诗中,作者使用意象变形手法,将“梦”这一抽象意象被创造性地以“门”的可触可感的具体形象展示出来,获得新的诗质内涵。一扇“只有眼皮那么小”的“梦的门”构建出情趣性与神秘感并存的诗意空间,牵引无限遐想。

与前辈诗人的创作有所不同的是,儿童诗新秀的诗作中所描绘的意象则添增了更多的现代气息,诗人借凸显鲜明现代性的意象来抒写当代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生发的真切感受与思考。如林乃聪的《手机》:“给你关机或者停电/再不成就把你摔成一片片/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让我妈妈往你头里陷”。进入高度信息化的21世纪之后,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全面普及的智能手机已成为现代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并逐渐扮演了阻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沟通与交流的角色。在当代儿童特有的单纯而敏感的眼光审视下,“手机”得以承载着儿童孤独郁闷的现代情绪。诗人借助手机意象吐露出当下儿童渴望获得父母关怀的真切心声,也从侧面折射出家庭对孩子的身心状态缺乏足够关注与呵护的严肃现实。

(二) 语言形态的差异

从诗歌语言的外在表现形态上看,21世纪三代儿童诗诗人构成各具特色的诗美风貌。老一代诗人深受古典诗歌影响而注重语音节奏的外显,诗作多呈现明快悦耳的语言特征。金波曾说过:“诗歌的语言不但要求精练和富有表现力,还要求它有和谐的音调,鲜明的节奏和韵律,即语言的音乐美。”^①当诗作强调韵律匀称的音韵之美,便能从富有弹性的语言样态中获得情感丰沛、朗朗上口的音乐美感。老一代诗人讲究一定的格律、句式的匀称以及韵脚的和谐,使儿童诗读起来节奏鲜明,流淌生动的诗性情感韵味。比如高洪波的童话诗《小河里的草帽》,全诗采用的诗句排列相对齐整,基本一韵到底,并使用了反复、排比的修辞手法,借小鲤鱼、小乌龟等动物之口说:“我要!我要!”,这句在诗中的反复运用,增强了情绪感染力。诗歌透过简练有力的语言表达、张弛有序的情绪律动,塑造出个性鲜明的各色动物形象,最终通过由活跃转向沉默的情境氛围变化,鲜明传达出物归原主的生活道理。王宜振的抒情诗《春天很大又很小》同样凝练质朴、节奏鲜明轻快,例如诗句“春天到底有多大/问问那棵树,也许会知道/大树说:春天是一只大鸟/一棵树只是它的一根羽毛”,呈现了轻盈烂漫的艺术氛围效果,在精致的韵律、回环婉转的音乐美中营造出春意无边的清新意境。

中青年儿童诗诗人普遍创作自由体诗,追求欢乐、优美、凝重等多彩的语言风格。自由诗不故意追求语言的格律化,突出的是“思想和情感的充分自由表达”^②,因而诗人们讲求语言的外在韵律节奏同内在情绪流动的节奏自然相协,一面讲求音义结合的自由,一面不忘灵活安排适度的押韵,使得儿童诗语言的意义节奏拥有真实动感的音乐美。谭旭东的《青鸟》以清新明快的语言节奏,搭配错落有致的诗行与“花朵”“燕子”“溪水”等个性鲜活的自然景物,演绎出一个充盈欢乐与爱的审美意境。再如刘泽安的《守望乡村》中,朴实而沉重的文字随着主观情感的递进,触探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深处,如实地、细腻地掘出他们因父母亲情的缺失而压抑在心底的迷惘与伤痛,蕴含深切的悲悯情怀。第二代儿童诗诗人善于用语言随着主观情绪节奏牵引运动,使之充满弹性与张力,因此,儿童诗歌语言的情感抒发更能契合少年儿童的心灵脉动,浸润着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

于21世纪以后登上诗坛的更为年轻的儿童诗诗人们则更多流露出与当下成人新诗的口语写作趋势相一致的语言取向。他们的诗作倾向于叙述性的口语化写作实践,大多不注重精致雕琢语言的表现技法,较少讲究用词造句的韵律技巧,而善以天然朴素的儿童口语去呈现缤纷的诗意,因此大多凸显童心天然纯真的稚趣与智慧。这种语言感觉褪去曲折弯绕的隐晦形态,以直接的形式呈现出丰富的意义内涵。由

① 金波. 儿童诗的写作 [J]. 儿童文学研究, 1981, (7): 12-15.

② 许霆. 论新诗自由体的现代性特征 [J].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22, (1): 24-34.

此形成的口语化语言风格“一定程度上使得新世纪诗歌更为日常化、生活化,更具活力与表现力”且“有生活的实感和质感”,^①拥有了别样的艺术魅力。例如林乃聪的《洒水车》:“我就喜欢在街道中/马路上溜达溜达”,诗句以通俗明快的浅语幽默地展现出质朴率真的儿童本性。李姗姗将幼儿生活中自然吐露的言语加工成诗,比如《雪糕蜡烛》便是透过孩子随性的语言讲述,显现童心的奇思妙想与对美好事物的渴望。总之,第三代儿童诗诗人正是借助日常口语进行提纯洗练,由此凝结为具有明白晓畅的原生态美感的新口语,令儿童诗能够充分发挥出了语言的自由度。

由于成长关键期所处的时代氛围不同,21世纪三代儿童诗诗人生成各具特质的文化心理结构。老一代诗人注重人文精神,延续着为儿童的文化担当与高昂的责任情怀,诗作呈现出对艺术使命感的执着坚守、对正确价值观念的追求。而中青年儿童诗诗人在改革开放时期度过了成长岁月,能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自觉展开现代儿童诗的艺术探索,凸显鲜明的美学个性。自21世纪以来才在儿童诗苑崭露头角的儿童诗新秀虽写作经验的积累尚浅、诗风也尚未成熟,但已逐渐释放出创作潜能。他们注重把握当下儿童针对时代新事物的敏锐感知力与积极接受心理,令诗作更具开放性与时尚色彩。正是各代儿童诗诗人群体展开了活跃多样的艺术实践,21世纪儿童诗也因而向着愈加广阔的艺术场域拓进。

三、21世纪儿童诗创作的问题与展望

诚然,儿童诗诗人在21世纪以来不断展开可贵的艺术探索与尝试,展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艺术态势。但不可否认的是,检视当前儿童诗创作景域总体的生态环境,虽不乏高质量的精品之作,但良莠混杂、泥沙俱下的状况依旧显著存在。这其中潜藏了一些不容忽视且亟须解决的破坏儿童诗艺术生态、阻碍儿童诗健康发展的艺术缺陷与隐忧。因而有必要对于沉潜于蓬勃的生机与活力面貌之下的创作问题予以正确的体察与深入的自省。同时,对21世纪儿童诗的艺术探索与发展现状的探讨,也必然包括对儿童诗未来发展走向的关切与思考。

(一) 创作问题

其一,模式化的艺术表达。21世纪以来,流于模式化写作形式的儿童诗不在少数。一些公开发表的儿童诗作品与多元化、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主流背道而驰,呈现出的是千篇一律的创作质地。究其缘由,一方面受到快节奏、功利性的外部时代氛围的干预,诗人降低了创作的艺术水准,高产与高效成为他们重要的创作追求;另一方面,部分诗人自身的文化知识结构单一,也缺失鲜明的艺术个性与独特的精神创造力。诗人没有丰富的审美经验作为写作的基础支撑点,也不去注重花费心力去发掘出丰厚的童年文化内容。

因诗人的艺术思维模式与审美标准陈旧而单调、视野不够开阔,丧失了思想的活力,艺术表达方式深陷缺失艺术辨识度与审美品质的平庸境地,丧失了儿童诗理应具有的鲜活与灵动之美。比如儿童诗作品经常以雷同的、固化的短语搭配与修辞方式入诗,想象力干瘪。在一些诗人笔下,用“亮晶晶”来形容天上的星星,风总是呈现“奔跑”的姿态、是一个顽皮的孩童,圆圆的月亮被比作玉盘,“花朵”与“幼苗”常被运用在对孩童的称呼上……这些老套的趋同表达是诗人思维定式下的产物。在这些诗中,看不到新颖的审美发现,更无法给儿童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如此复制性的、同质化的儿童诗文本欠缺了丰沛的想象力与诗意的创造力,必然会落入俗套,成为儿童诗总体诗风多样化发展道路上的一大阻碍。儿童诗一旦缺乏了引人入胜的鲜活意境与美感,艺术魅力与吸引力会被极大削弱,无法令儿童读者获得审美的熏陶与提高。扭转这种程式化的创作窘境的关键,就在于这些儿童诗诗人须及时摒弃创作的思维惰性,将创新作为创作驱动力,积极打开自身的创作视野去进行文化与艺术的积淀,在诗艺修为的精进中磨炼出别具一格、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诗作。

其二,偏狭的视域范围。21世纪以来,时代的发展与变化日新月异,儿童面临的是一个生机勃勃而又多元繁杂的社会现实。身处其中的少年儿童总能接收到不断涌现的新鲜事物与新鲜思想。而与此相冲突的是,仍有不少儿童诗呈现的主题领域并没有与时俱进,反之趋于陈旧与窄化,与动态前行的时代步

^① 王士强. 网络、口语、现实:与新世纪诗歌日常化书写相关的三个问题[J]. 长江文艺评论, 2020, (2): 80-85.

伐逐渐割裂开来,明显滞后于儿童正在经历的生活内容与新获取的生命经验。比如在许多儿童诗诗人的诗作中,对儿童的生活与视界进行了简单提纯,一味地突出儿童与自然的亲密互动,展示生命的美好。以花草树木、鸟鱼虫兽、山川河流等大同小异的自然风光为题材的内容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而面向与儿童心灵、儿童世界紧密相连的广阔社会人生的不同侧面的摹绘,对当今时代儿童的生存现状、成长环境、情感体验等变化趋势的新发现与诠释却少之又少。

诸如此类“伪天真”的儿童诗的艺术表现空间显得不够阔大与开放,体现不出当下童年生命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童年文化的厚度与重量,同时也难以容纳处于成长发展中的儿童审美个性与审美愿望的表达,不能很好地应对现今儿童生命成长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这就意味着,儿童诗诗人们有必要积极拓宽儿童诗的表现空间与视野维度,择取彰显时代精神的、更为丰富多层次的题材内容,以独属儿童诗的诗性表达方式深入发掘当代少年儿童独特的精神气质,思考当下童年命运,并进一步地以童心反观人类生存的重大命题,才能给予包括儿童与成人在内的读者以更为深刻、隽永的启迪。

(二) 未来展望

其一,成人与儿童的精神对话。以成年人为创作主体、以未成年人为接受主体乃是儿童文学具有特殊性的根本所在,因而代际间和谐有效的精神交流至关重要。构建成人与儿童精神上沟通与对话通道的关键,就在于打通兼容成人视界与儿童视界的公共话语空间,让成人积淀下来的丰厚的人生经验与儿童至纯至真的生命精神相渗透,以此实现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互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世纪儿童诗诗人应将童心视为珍贵的精神资源,复归、根植于原初的童心世界,呵护童心并激扬童心,不断深化对拓展对童年生命形态的艺术理解。诗人需要具备对当代少年儿童的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全面、深刻与及时的认知与考量,并透过儿童能够并乐于接受与领会的艺术表达形式多维地展示出来,使儿童诗包蕴童心的真实、纯净与美好,呈现淳朴且缤纷的诗意体验。在满足儿童受众普遍情感诉求之外,儿童诗诗人也需要在儿童诗写作实践中巧妙融进自身作为创作主体的个性,并自觉落实营构与守护健康童年生态文化的使命意识。儿童诗通过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共同参与并相互作用的精神创造活动,能够使得童真与深刻的领悟内在地统一于儿童诗文本的诗意世界内,儿童便可在潜移默化中获得滋养,收获到情感的熏陶、智慧的启迪。正因“儿童所具有的清纯的天然性又对成人的心灵和世界具有反哺的功能”^①,成人的心灵亦得以重归天然、纯真的生命之初,从中汲取蓬勃的创造精神与生命养分。如此,儿童诗才能真正走进儿童视野,建构出没有隔离感的、令儿童与成人共同诗意栖息的开放场域,充分发挥出滋养儿童心灵、完善儿童精神境界与反哺、促进成人心灵与社会文明的妙用。

其二,本土化与世界性的融通。诗歌是民族文化的精粹,也是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儿童诗亦是如此。本土化与世界性的结合是为21世纪儿童诗必要的发展趋势之一。首先,儿童诗创作需要根植于本土经验与民族文化。儿童诗人们理应谙熟中国儿童的性格心理特质,从儿童生活表层出发,深入发掘本民族的时代、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蕴涵,真实体现出当下中国儿童的审美心理结构与精神情感诉求,塑造独特的中国童年生命形态。同时诗人们也有必要怀揣成熟的艺术自信,自觉传承与汲取中国文化精粹,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诗性精神巧妙地渗透进儿童诗文本中。儿童诗所具备的中国文化背景,恰易激发各国儿童读者的审美兴趣,是进入世界各国儿童精神生命世界的前提,也因而成为跨文化交流与互动的关键要素。其次,儿童诗创作需走向世界,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当今时代,全球化、信息化已成为不可逆转、势不可挡的潮流,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活动朝着日益频繁与深化的方向推进。开放的思维、开阔的视野与包容的胸襟成为儿童诗能够高水准、持续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关键素质。儿童诗创作应不局限于本土内部,而应怀有更为宽广的视野与格局,将自身融入更广阔的世界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这就意味着,各代儿童诗诗人们应对本土儿童诗进行现代性的加工与转化,反映全世界人类共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命题与价值观念,也向世界生动展示当今中国儿童的生活面貌与理想追求,是世界认识与理解中国文化、中国未来的发展趋势的一条高效渠道。可以说,深耕本土与融入世界的统一是儿

^① 刘晓东. 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76.

童诗现代品格的重要表征,21世纪儿童诗诗人应朝着“突破民族性、地域性、私人性的局囿,建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儿童的公共文学审美空间”^①的发展方向可持续生长,推动儿童诗的艺术建构与美学品格实现质的突破与提升,这也是儿童文学创作走向更为繁荣长远的未来的必由之路。

其三,与网络媒介的正向结合。21世纪儿童诗应突破以纸媒作为诗歌创作与交流阵地的传统方式,扬长避短地充分发挥出网络传播媒介具有的积极价值。首先,互联网媒体的传播介质实现了信息的及时传递,创作者与接受者之间传统的单向信息流动模式得以突破。通过交互性运作形式拉近双方的身份距离,能够有效增强儿童诗的创作与接受的活跃度与参与度,进而促进儿童诗的阅读推广。在文学作品的接受过程中,读者得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读者的阅读过程也即参与文本的创造过程,致使“被动地接受转变为主动地接受,这又贯彻到作家的再生产中”^②。网络作为中介搭建的多元交流平台,为读者提供了开敞的阅读领地,不仅促进儿童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令儿童更为自主且充分地表达自身的阅读体会与心理期待。相应地,来自读者的感受反馈可令诗歌文本的阐释空间得以不断更新与丰富。其次,在发挥网络数字媒体资源自身优势进行儿童诗创作与传播过程中,还应支撑起一片让儿童收获心灵润泽、智慧启迪的广阔诗意空间。在信息杂芜、娱乐泛滥的网络平台上,儿童诗所开辟的纯净的诗性存在空间亦是呵护童年生命的美好精神家园,应为优化童年生态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这便要求儿童诗创作应张扬天然、纯正而高雅的童趣与童情,在令儿童心灵满足与愉悦的轻松阅读氛围中,悄然提升儿童的审美品位与精神素养。基于此,儿童诗的生产、传播与接受可形成良性循环,从而不断扩展儿童诗生存与生长的现实空间。

四、结 语

21世纪之初,曹文轩便明确“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③身处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新时代,21世纪儿童诗的艺术探索与拓展覆盖了主题内涵、审美倾向、艺术技法等方方面面,取得了沉甸甸的创作实绩。三代同台的儿童诗诗人们秉承儿童文学写作的责任担当,以各呈异彩的表达方式将儿童诗创作带入了求索拓新、多元并进的演进轨道,成为儿童文学领域内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面对未来,儿童诗诗人需创设健康的创作环境,带着问题意识与艺术反思精神,积极展开顽强不懈地新思考、新尝试与新追寻,以便深掘儿童诗的艺术进步的空间,朝着自我开拓、自我提升的发展路向进发。无疑,儿童诗创作的未来建设任重而道远。唯有脚踏实地,持存艺术创作的耐性与韧劲,走过漫长而曲折的自我完善、探索与创造的征途,21世纪的儿童诗创作才会赢得更高的自我突破、更为丰硕的艺术成果以及充满希望的发展前景。

Overall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f Children's Poetry Cre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ZHAN Jiaojiao¹, TAN Xudong²

(1.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China 230039;

2.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062)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the theme of children's poetry has become more realistic, closely matching with the current children's spiritual ecology. The three generations of children's poets have made creative artistic transformation and poetic refinement of the daily life scenes and interpenetrated literary forms including poetry, fairy tales and proeses, showing different aesthetic orientations of image creation and language strategies and leading children's poetry to diversify and opening. Meanwhile, the stereotypes and parochialism have become the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poetry. Children's poetry creation should bridge the spiritual dialogues between adults and children, integrate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world,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higher artistic breakthrough.

Key words: children's poetry; childishness world; exploration of art; the dialogue of spirit; localization;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杨云红)

① 谭旭东. 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6: 53.

② 姚斯, 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M]. 周宁, 金元浦, 译.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24.

③ 曹文轩. 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 [N]. 文艺报, 2005-06-02 (4).